

遐邇貫珍

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二月朔日 第二十號

香港英華書院印刷

ORIGINAL COPY PROVIDED BY:

FILMED BY THE IDC CAMERA UNIT: LEIDEN

1984

REDUCTION RATI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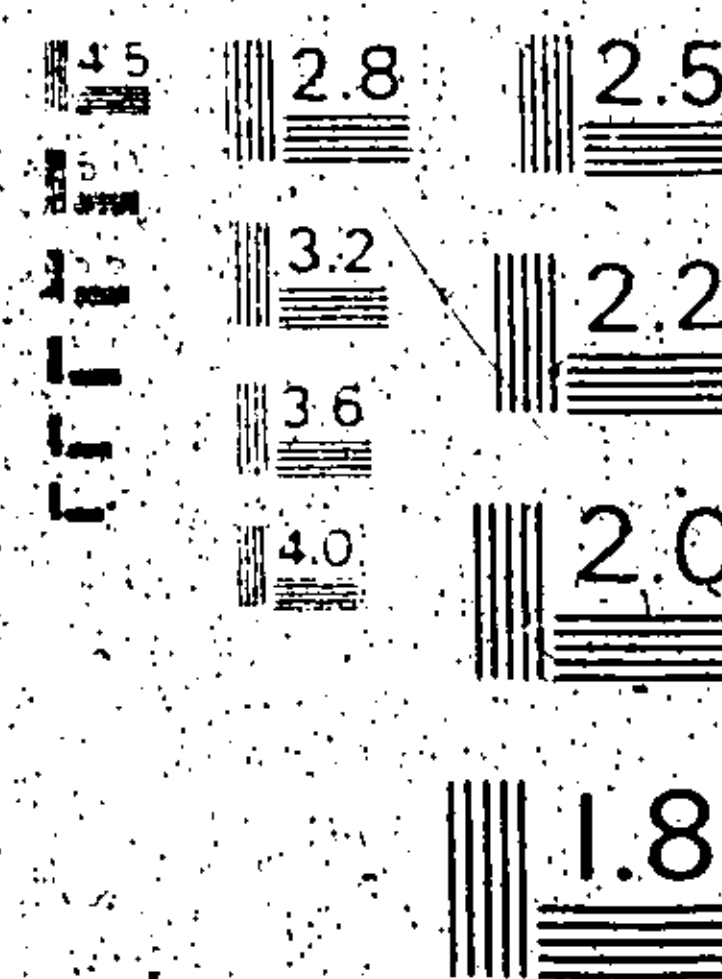
1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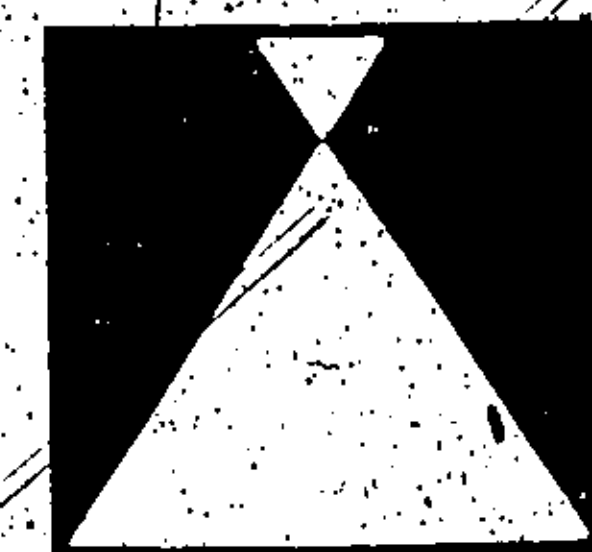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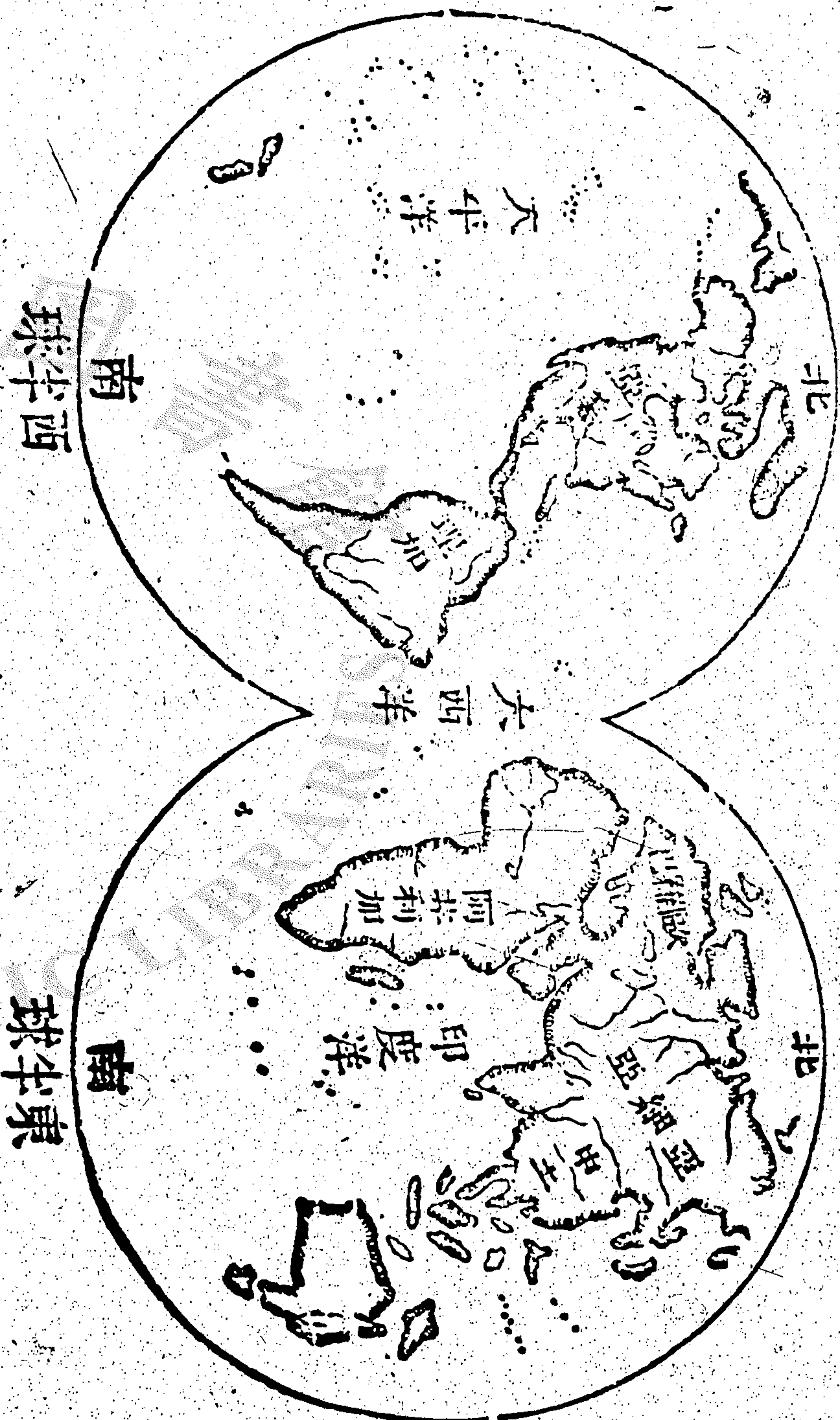
MICROCOPY RESOLUTION TEST CHART



INTER DOCUMENTATION COMPANY AG
POSTSTRASSE 14 ZUG SWITZERLAND



地球分爲四大洲，曰亞細亞、曰歐洲、曰印度、曰歐羅巴。內有英、吉、佛、蘭、西、俄、等國。非利加、內有麥、西、等國。一曰亞美利加、北、地、內有合、郡、等國。



第拾二號目錄

遐邇貫珍小記

續生物總論

續日本日記

水不尅火論

喻言二則

近日雜報

CHINESE SERIAL.

VOL. II. No. 12.

1st December, 1854.

INDEX OF CONTENTS.

- I. DIVISIONS AND CLASSES OF THE ANIMAL KINGDOM;
No. II. BIRDS.
- II. ACCOUNT OF A VISIT TO JAPAN IN THE SUITE OF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1854. BY A CHI-
NESE. No. II.
- III. ON THE CHINESE DOCTRINE OF WATER'S OVERCOM-
ING FIRE.
- IV. FABLE OF THE BOYS AND FROGS.
- V. LOCAL NEWS AND MISCELLANY:
Passage of the *Epsom* with Coolies to Jamaica;
Letter from a coolie to his friends.
Arrival of H. M. S. *Enterprise* from the Arctic
Sea.
The *Peking Gazette* on the attack of the Imperialists
on Shang-hae, on the 25th May, contrasted
with the account given in the *Serial*.
Destruction of pirates at Ty-ho. Destruction of
pirates at Koo-lan.
News from Europe:--The Battle of Alma; De-
feat of the Russians in Asia by Schamyl. Dif-
ferent accounts of the attack by the English
and French fleets on Petropaulski.
State of affairs at Canton.
Visit of the English and American Plenipotenti-
aries to the Pei-ho; State of affairs at Shang-
hae and Ning-po.

遐邇貫珍小記

遐邇貫珍一書自創造以來至本月所刻之
第十二號兩歷歲終矣下號是一千八百五
十五年正月朔之第一號也吾今竊有感焉
觀是書者其監余言

自貫珍之始創至今十有七月矣其首號之
序已歷陳造是書之由非欲藉此以邀利也
蓋欲人人得究事物之巔末而知其是非并
得識世事之變遷而增其聞見無非以爲華

夏格物致知之一助。若責以貫珍所載。間有未備。是則余智之所不逮。非余心之所不欲爲也。夫以每月用上等紙料印貫珍三千。在香港或賣或送。并寄與省城廈門寧波福州上海等處。遂至內地異方。皆得傳視。以此揣之。豈無小耗資財。而遂能是乎。今計每月所費。不下銀五十員。所幸者有馬禮遜之教會。及各國商人題助。余始意以爲華民皆樂售。觀而富豪者流。或能如各國商人喜捐題助。

將見集腋成裘。衆擎易舉。誠快事也。不謂遲至于今。售者固少。而樂助者終無一人。嗟嗟。是亦未之思耳。夫一書所值無幾。何必吝惜。而自甘寡聞。一勺無傷于河。何不分之以成此美舉。誠使售者日多。富者樂助。則每月不第印三千本。卽一萬本亦能爲之有餘也。伏望中華諸君子。勿以孤陋自甘。勿以吝嗇是尙。則事物之巔末。世事之變遷。與及外國之道。山海之奇。無不展卷而在目矣。豈非格物

致知之一助乎。已上所言，亦非妄說。如不以余言爲鄙，卽請從之。吾當求上帝默助。冀來年每號所出卷內行數加密，使得多載故事。吾亦博採山川人物、鳥獸畫圖，臚列於其內也。

有友勸余將招帖印在貫珍中者，惟嫌體格不合，不便從命。但各商人如有欲出招帖者，可於下月携至英華書院印字館黃亞勝處，彼可代印，使自爲一冊，而附於貫珍之後。如

此則招帖可藉貫珍而傳矣。西方之國，狂賣招帖，商客及貿絲等皆藉此而白其貨物於衆，是以盡沾其益。苟中華能效此法，其獲益必矣。凡印招帖者，初次每五十字要銀半員，再印者則半其初價。若五十以上，每字加一先士。

續生物總論鳥類

鳥乃第一類生物之第二種。血溫於天氣，而有脈以運血，迴管以收血，還心如哺乳生物然。但其所異者，以其血不特於肺能變紫為赤，即於經脈及迴血管亦然。其血所運行之筋，骨與及各部位，皆有氣窩，能各相通，亦能與肺相通，所以其身輕便，而能飛舞於空中。其肺貼繫於脅，非如哺乳生物之懸於胸次者。鳥無齒，所以不能嚼物，即其所食之粟，亦不能嚼。夫既不能嚼，然則何以使粟能消化乎？蓋食粟鳥皆有脰，脰脰之妙用，為生物所罕有者，以四筋而成，有皮如角之硬以護之，其用有二：四筋相交而動，一則搓磨所食，一則壓之下行，筋甚硬而健，即有時偶衝鍼刀及硬利之物，亦無所傷。食粟鳥常吞磧礫，以助脰脰之消食，是則磧礫之用，不啻鳥之齒也。然間亦有不求磧礫之助，自能消其食者。鳥亦有

四肢五官，如哺乳生物然。前二肢只助其飛舞空中之用，其摸聽之官，不及其視臭之官。子由卵生，非養以乳，鳥目極明，物視遐邇，一色目皮不特有二，更有一皮在目眥之內，可以牽而蓋目，如帷幔然。明角畢甚凸，睛珠稍平，前後水房稀少。鳥毛歲脫兩次，其中亦有不盡然者，如鴉鵲、鸚鵡，未至冬時，即脫其初生毛，惟鸛鷗則待次年秋候始脫。若畫眉、鵲鵲之類，方其離巢無久，即脫其初生之小毛，其大毛則待次年秋候始脫。鳥之脫毛，謂之鰓。觀鳥之建巢，孚卵養子，方知其所賦之本性。鳥往來各處，因其地之天氣，能預知天氣之變遷，即有時人亦有所不能知者，所以古之奉神崇鬼之輩，以鳥為能預知事之未來云。○鳥分六等：一曰捕食生物者，二曰雀類，三曰緣木者，四曰鷄屬，五曰行水者，六曰足蹠者。鳥之第一等，乃捕食生物者，喙爪曲而健，用以捕別鳥而食，即有

時虫類及獸之小者亦爲所捕分有兩家曰晝捕食者曰夜捕食者晝捕食者如鷲鳥鴈鸛鷦之類目能左右顧盼喙之本卽當鼻孔之間有皮以蓋之毛密而翎健夜捕食者如各種鴟鵂之類目極大只能前視不能左右顧盼翼不甚健毛軟如線故其飛動無聲如是以捕食使物難防所以小鼠於將入穴之時常出不意而爲所捕也鳥之第二等乃雀類雀類比別等更繁而不一惟於部位之大處則無大異分有五家第一家其上喙之兩邊有一小胡如捕物鳥然食虫類以生如伯勞鵯鵙捕蠅者善唱者皆是也第二家常於飛時捕虫而食足弱而短張口極大燕類皆屬此家燕有二一尋其食於晝一尋其食於夜第三家喙如筭形而健常食粟菓以生百鴿鵲鸛鸛鵙鵙風鳥皆屬此家第四家其喙纖弱舌端常分數丫用以啜花房之蜜戴鵲黃鳥之類及鳥之能

爬行者皆屬此家第五家其趾皆相連於趾本如魚狗殺蜂蜜者之類皆是也第三等之鳥乃緣木者足前後皆有兩趾非如別鳥之三趾在前一趾在後此所以助其攫拿枝柯而攀緣樹木也啄木鵲鵲鳥杜鵑鵲鵲之類皆屬此等啄木鳥常於樹皮搜虫以食喙甚堅銳形似鐵子舌長而柔且滿涎沫舌底有毛伸舌於虫所藏伏之處待虫棲聚然後復縮其舌喙舌伸縮甚捷目之轉瞬僅能隨之鵲鵲鳥亦能伸縮其舌如啄木鳥然其伸縮之故亦爲尋食之用但其喙不如啄木之健杜鵑常慣放卵於別鳥之巢而別鳥之殷勤撫字鵲子一如已出者然第四等之鳥乃鷄屬其翼短而弱所以飛不能久惟走則甚捷其足筋健故也食粟者多脰脰大而健用以消化其食慣不耦居巢結以糠草生卵於其上雛纔離巢卽能自尋其食然必需其母之護翼也火鷄雉鷄雉鳩鵲

子之類皆屬此等。惟鴿子則與其餘略有不同。第五等之鳥，乃行水者，其所特異者，以其足極長而裸弱，所以助其入水之深處，而毛羽不濡也。頸如足之長，使頸不長，則無以得其食。彼喙之健者，搜魚虫以食。惟喙之弱者，則食蚯蚓小虫之類。其中亦有食粟而不近水居者，惟不甚多。行水鳥多因天氣之變遷而飛往異地，飛時伸足於後，分有五家，其一翼短，其二喙狹，其三喙如小刀形，其四喙長，其五足大，駝鳥及食火鷄之類，翼短足長，而腿筋健，所以雖不能飛而獨善于走。其所與行水鳥同者，只以其足長。野火雞、鳥捕蠅者等，皆屬第二家。蒼鵝、鷺鷥、鶴類皆屬第三家。其喙健厚且銳而利，鵠類皆屬第四家。喙長而柔，竹雞、水雞皆屬第五家。喙如刀鞘之鳥及火鳥，雖屬此等，然位列於五家之中，實難以定其專屬也。第六等之鳥，乃足蹠者，其足遠生於身之下半，足趾之

間有膜以裹連之，所以甚利於泅，頸長於足，實鳥中所僅見者。蓋所以助其於浮水之際，能抵水之深處，以尋其食也。分有四家，野鷺、企鵝之類皆屬第一家。其翼不甚長，海鶴、鷗鳥、海燕之類皆屬第二家。翼長而健，淘河、鵝鵠之類皆屬第三家。足趾全為膜所裹連，鳬、鷺、鴻鵠、鷺鴈之類皆屬第四家。其喙扁平，水為此等鳥之居，且常於水尋其食，間有恆居於水，其所食者小魚及凡浮游於涯涘之間者，間亦食水草水虫之類。

下號方附虫魚論

續日本日記

三月初旬，提督再會林大學頭于公館。其時公館之旁有茶花數簇，燦爛鮮紅，天氣嚴寒，林大學頭以粟米數百包，每約二百餘重，遣肥人九十餘名，俱裸體，一夫獲舉二三包，不一時而數百包之粟米盡遷于海畔，再後復使肥人清服赤體，

以武力角于公館之墀。勝者賞酒三卮。予在公館。閱視數刻。亦足見日本之多勇力人也。合原操藏。是浦賀府之官。予問其國取士之方。稱說文武藝身言皆取。而詩不以舉官。所讀者。亦以孔孟之書。而諸子百家。亦復不少。所謂讀書而稱士者。皆佩雙劍。殆尚文而兼尚武歟。日本人民。自從葡萄牙滋事。立法拒之。至今二百餘年。未曾得見外方人面。故多酷愛中國文字詩詞。予或到公館。每多人請予錄扇。一月之間。從其所請。不下五百餘柄。三月廿五。林大學頭相議條約之事。已成。則允准箱館下田二港。以爲亞國取給薪水食料。石炭之處。由是兩國和好。各釋猜疑。過日提督請林大學頭于火船宴會。船上結綵奏樂。日本官員數十。于火船大宴。有詩爲証。

兩國橫濱會。驩虞一類同。解冠稱禮義。佩劍羨英雄。樂奏

巴人調。殺陳太古風。和幾番悅意。立約告成功。

宴罷。于船歌舞。日暮方終。次日。亞國以火輪車。浮浪艇。電理機。日影像。耕農具。等物。贈其大君。卽于橫濱之郊。築一圓路。燒試火車。旋轉極快。人多稱奇。電理機。是用銅線通于遠處。能以此之音信。立刻傳達于彼。其應如響。日影像。以鏡向日。繪照成像。毋庸筆描。歷久不變。浮浪艇。內有風箱。或風壞船。則以此能浮生保命。耕農具。是亞國奇巧耕具。不勞而穫者。大君得收各物。亦以漆器。瓷器。綢緞。等物還禮。官士明篤以元旦試筆錄以視予曰。

斗轉年還改。書生世事灰。空懷宗慤志。終乏武侯才。詩就聊揮筆。憂多復舉杯。依依門外柳。青眼爲誰開。

玉斧僧居中。以新陰咏。以視予曰。昨夜惜花窓下詠。今朝愛綠苑中吟。人間何識天公意。已

變紅林作碧林。

予亦咏詩以返之。

遙看春色偶爲吟，日本山川雪盡侵。古徑茶花紅滿簇，羣岡松樹翠成陰。沙鷗冒雨浮波面，海鳥隨風逐浪心。岸側軍營烟漠漠，灣中戰艦霧沉沉。橫濱築館應非遠，江戶樓臺望轉深。未識人家何處是，泛舟搖漾到前林。

是日子遊橫濱，見郊外祇有龍神古廟，以木爲之，內懸鏡像，儼若與雲致雨之意。有店燒瓦，其瓦堅實，灰色而厚，不同中國之式。再行二三里，則有人居，屋亦或灰或草結蓋，屋外多以紙符貼于門上。女畏見外方之人，予在橫濱祇見一婦人而已。越數日，事畢，火船由橫濱一日而至下田。下田之港，在地球圖緯線赤道之北，三十四度三十九分，經線中華北京偏東二十二度二十九分，其處有山水灌溉，澤邊膏腴肥潤。

以此名曰下田。下田港心有一小石島居中，以爲該處之港口。船隻泊入于內，但見山環海繞，垣局稠密，雖有颶風亦甚堅穩。其時火船寄泊島邊，一望四圍之山，俱有大石盤脚，而波浪故不撼塌之。山上樹木蔚茂，亦有雉雞、麻鷹、烏鴉、水鴨、果狸之類。次日，提督上岸，館于法順山了仙寺。其寺有僧，名日淨，小徒二名，內有佛殿，殿旁墳所，各家信士信女之墓也。墓以石爲墳塔，僧人時時掃淨，供奉名花。寺後有石亭，小魚池、花果等類，是日在此烹茶，男女千百入寺觀看，以物賞之。女亦不羞趨避，衣長委地，腰後有裙，以紅綢束其髻，顏色亦多美艷。少年則朱唇皓齒，及至生育子女後，則以五倍粉染黑其牙。再日往遊街市，見舖屋或編以茅草，或乘以灰瓦，比鄰而居，屋內通連，故曾入門見其人，再入別屋，而亦見其人。也。女人過家過巷，男女不分，雖于途間，招之亦至。婦人多有

裸裎傭工者，稠人廣衆，男不羞見下體，女看淫畫爲平常，竟有洗身屋，男女同沐于一室之中，而不嫌避者，每見外方人，男女則趨而爭看，雙刀人至，則走離兩旁，其街則有大工町，伊勢町，店之町，池之町，新町，各等町十餘條，循海濱過橋里許，名柿崎，則有玉泉寺，寺外蒼松陰翳，門向石島遮欄外洋，泮泮之勢，茲于寺旁准以一地爲亞國之墳所，其處人民俱重拜佛，雖山邊海旁，多以石刻置佛像，墳墓石碑，多刻南無妙法蓮華經，予至大安寺，見人拜佛，不設香燭，拜後放錢數文于箱，名曰放生錢，寺有僧人二名，以紙求予書，予觀山景，則書蜂迴水遶四字與之，其亦題詩曰：

一丈方庵玉座同，寸餘硯石白雲通，黃金畢竟塵中物，不省明朝炊米空。

同坐之間，適有女人拜寺，但見朱唇皓齒，逞嬌姿，雲髻斜釵，淡掃眉，半面新粧，却絕妙，恰如明

月掛梅枝。

是日天氣太暖，在寺烹茶，其處之茶味，畧帶甘甜，似同于西樵茶味，步出寺外一箭之地，有山溪，砂石，流泉水光澈底，堪以濯纓，池之町，有一廟，內製偶像，身帶弓矢，廟牆每懸一鏡，畫一船，大抵人家行洋，托賴平安酬愿之意，亦有髮髻數十枚，掛于牆上，亦是酬恩者，此日本之大畧風俗然也，其處山嶺，杜鵑花甚盛，而各花亦復不少，徧廉士曾採名花數百種，壓乾以備考覽，所謂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歟，夫一方斯有一方之善政，以日本雖國小于中華，然而搶掠暴劫之風，亦未嘗見，彼其屋門，雖以紙糊，亦無有鼠竊狗偷之弊，此見致治之畧，各有其能矣，是日遊山，不識路，得遇僧人引步行逾五里，有人村，名刈崎，適遇菊池森之助，談問亞國所遵何教，予曰，其所奉者獨一神，神卽造化之主宰，所謂昭事上帝，聿

懷多福其明徵歟因在途間言難悉述遂作別于松陰之下步至海旁多見大鮑魚是下田之上產也回于町店買物則以漆器瓷器爲佳所揀物品則書名于物上記價然後店人送到御用所交價于官官者海關之吏也近藤良次主之御用所卽其處之海關也設官數名而司買物之事每洋銀一圓作錢一千六百文其日本則有當百之大錢亦有純金一分亦有純金小判亦有黃金大判亦有一分銀亦有二朱金二朱則表金而裏銀世間乃通用可易當百八枚一分銀可易當百十六枚四分銀可易一小判黃金大判則以分銀百餘方按時價而兌換行歷下田七里之遙未曾見一羊一豕馬則多有以負物牛則間有以耕田女人織布與中國無異打鐵做木亦與中國畧同而女工之顧繡未曾觀也男人女子俱尙扇子于下田一月之間所寫其扇不下千餘柄矣黑

川嘉兵衛是主理下田事務之官掘達之助森山榮之助中臺信太郎等是行事之官其以扇請書付詩一首

避亂夷船亦一奇吳中鼙鼓不聞知翻將萬里東來色快觀芙蓉絕世姿關研次詩曰橫濱相遇豈無因和議

皆安仰賴君遠方駛舌今朝會幸觀同文對語人合

原猪三郎其於臨別贈予墨盒一詩一曰樹外雨收鶯語流聲聲啼近旅人舟不知黃帽金衣客似解轉蓬飄絮愁

水不尅火論

嘗考唐人經典內說五行之理爲事物之基然其生尅之道不能無疑余茲各舉其說以證其謬試先卽水能尅火之道而論之如曰水能尅火則火在水內其火必爲水所滅不能復由水中而出乃以雷火而觀有時劈燒人間房屋此時雲行雨施其雷火卽從空中之水而出若恐其劈燒人物用法

引其火瀉於別處。法當有雷電之時。將風箏一隻。在其頂上放錙石一片。用銅線放之。可高一百尺。此時雷火即從銅線尾射出。光芒數尺。人或動著其線尾。即被劈死。或撲地下。若將銅線引落深坎地中。其患可免。夫雷乃火物。竟與雲雨並行不悖。然則空中之火。其水又安得而尅之。又考南阿墨利加比拉拉司徒等。水中常有雷鱗。其身長約六尺。有雷電之火勢。遇有人馬等物。隅涉其間。即挾其火勢。劈死人物。人欲引出其身內之火。法用馬牛。送與擊搏至倦。用銅鍊繫其身。其火自出於銅鍊內。若將鍊尾墊著火藥。亦能著火。夫鱗乃水族。其火若是。而在水中。亦能遂性。以此知地中之水。又不能尅火者矣。且以一甌水。能息一爐火。其說維何。此是水蓋火氣。火故息了。使用別物蓋住。其火亦息。然則水能尅火。其說安在哉。博雅君子。思以答之。夫西國之道。有五十五行。各

有確據可考。非如中國華人之書。僅說五行者也。

此論乃博物友人撰來。請印於貫珍中者。余故樂從其命。以備華夏有志於格物致知者參考。諸君若有意其理。尚未真。祈爲別闢已見。勿吝筆墨。惠然賜我。俾得下號續陳。未始非參互考訂之一助也。望望。

喻言一則

水塘有小蛤頑跳。適有小童一隊。遊玩至此。見而取石擲之。老蛤出而勸曰。衆小官懇勿擲石。此係汝等頑意。倒係我等性命矣。俗云。無心放砲。玉石俱焚。又云。萬物傷殘。祇供一笑。是也。

近日雜報

今年三月初四日，末士士吉發船一隻名葉信，載搭客三百一十一人，離此港而往西印度。英國屬埠尖美加，今按火船所帶新聞紙有云，其船駛行一百零四日，皆獲安康，艱險歷盡，詎料將抵埠十四日內，有搭客偶染一病，中國之人恒有之，惟西邊之國人皆不諳此症，因此悞亡者四十人。是船一百一十八日方抵埠，若開行早在二月，則得順風相送，不須一百日而則埠，庶可免船上染病之虞，而皆得安寧到彼矣。有搭客五人寄信回港，信內大略言在船一路平安抵埠，今將其信一封詳載於下。○祖父伯父祖母雙親大人衆位兄弟知悉，啟者，小孫曾姑自別，不能膝下奉孝，任作飄流之客，分離小孫手足，失供淑水之常，夙夜自思，殊不孝矣，但自三月初四日，在港起程，行至七月初六日到埠，名尖美加，彼地

方水土，此情亦合，惟在船中間，係難言，浪湧如山，亦爲閒事，實不盡說，托賴上天保佑，一路平安，小孫亦中日祈禱，乞上天保佑家中老少平安，小孫平生之願也。到埠之日，有番官担保，打定合同，限五年爲止，每月工銀八元，倘年期限滿，公同備船送至香港爲定，孫也不敢逗遛於外國，立即回家，書不盡言。

九月十一日，英國御船因答賴由北方冰海抵港，是船于五年前已離英國，往冰海尋覓二船之船主及榜人等，因前九年有船二隻去彼不返，故特往覓之。自二百年至今，歐羅巴各國往往欲於阿美里加之北邊尋大西太平二洋通路，故爲此駕浪到彼者不少，至今猶然，余望來年將其事輯爲一冊，而印諸貫珍，至上所言二船者，乃離英國前往北方冰海，欲尋西北通路，是船出後，至今杳無音信，誠恐喪亡於冰雪

中是以英國命因荅賴及數船往覓數船奉命東西駛行因荅賴歷冰雪三載船上死者三人北方之地甚寒草木不生其居民啖海牛等物而活雪中營窟以居因荅賴由彼地到港携有其地男女衣著皆造以狐狸狼鹿等皮並有屋宇禽魚及山水畫圖又携有一土犬其犬甚大馴而健其地亦無別獸惟犬類居多甚有益於土人觀于此須念英國仁恩廣及卽下民有喪失者猶爾惻然於懷遣人往覓而覓船之人肯捨身前往不測之地其志氣之盛亦可謂壯哉

今年第七號貫珍有載上海官軍與賊交仗官軍穴地用火藥轟城城墻崩陷三丈餘官軍乘勢擁入却被城人冲擊遂斃官軍四十人又載是時有吳道台所買外國之船開炮與城人戰又被城人將船打壞並傷數人而船亦無所能爲故官軍不得進城而賊與兵各有所傷是皆的確之事人所共

聞者也今觀京抄七月二十日之役與貫珍所載大相逕庭是余之所異也京抄載江蘇撫臺奏云該日臣率兵往勦上海賊得獲大勝殊批內亦有殺賊一千五百一語今余之所表而白之者豈爲好訐以爲直乎蓋欲中國朝廷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君明臣良兆民永賴耳更有二故一以明貫珍所載無一虛謬蓋赫赫上帝在上不可欺罔最惡虛僞者也一因當道之人粉飾太平假言亂奏罔上欺君誠堪太息使今日者中華諸臣果能事君以忠則國家可計日而復興也

九月十二日有花旗火船名軍者由港往澳路經大嵯山適遇賊船甚夥于是開炮攻之惟是火船勢孤且值灣中水淺故爾失利遂將火船退回香港稟白其事于英國提督提督卽命烟究打火船並舟數隻協同往勦于禮拜五晚申盡卽

與賊匪交仗，賊皆棄船登岸，遂擄得賊船十七隻，悉以燬之。岸上見有屋一間，廟一座，皆貯火藥器械之所，亦皆焚之。次早，有唐商二人，及市內百姓，攜酒肉至，以謝其除害之恩，亦足以見人心厭亂也。

上月所言古蘭賊匪一事，茲特續而陳之。九月二十一日，有英御火船二隻，郵船公局火船二隻，花旗火船一隻，並唐官船一隻，同往古蘭勦賊。路遇英御火船一隻，拉與同往，將抵古蘭，又遇葡萄牙船一隻，亦來勦賊者。至二十三日晨早，與賊相戰，賊人大敗，上岸而奔，同聚炮臺，終難固守，遂殺死賊匪四十人，活擒者數人，交與唐官囚繫。是役也，焚去二村，及賊船四十七隻，花旗船亦被傷一人，賊勢瓦解，諸船皆即回港。惟有烟究打火船主，猶顧窮尋餘黨，後聞省中督撫已准賊魁投降，遂罷其役，惜哉。

前月曾言佛廊西及英國二軍，離黑海之娃拿港口，往攻西巴士多卜魯之俄人炮臺，師船過海，即離炮台九十里登岸而進。于閏七月二十八日，與西巴士多卜魯之俄軍相遇，戰於阿馬河，兩處人數不相上下，共計不下十萬人，二百大炮，是日血戰一場，殺戮死傷者極多，英軍殺傷一千六百人，佛廊西一千四百人，俄羅斯約一萬，是以其軍大敗而北，退回炮臺固守。英佛二軍聞其有數萬救兵將至，故欲乘勢急攻，使其援兵莫及。

波羅的海，自破波馬順之炮臺後，不復有戰。前月曾言之，惟在亞西亞，俄人爲格爾加索人之酋沙美里所大敗。上海有書到此，言有船一隻，由滿洲之北，堪察加之俄人市彼得保羅基而來者，其船云，有英戰船三隻，及佛廊西戰船三隻，於七月初八日，往攻其地，攻數日不得入，兼死傷人甚

衆爲俄兵所逐，是乃一說。惟近日有船自金山正埠回者，言英佛二軍攻破俄人炮臺數處，並擄俄兵數十而去。是又一說。二說未知孰是。第英國水軍提督未及交鋒，而身已先死矣。

省城消息云：北門會匪，官兵屢戰屢勝，已將其大營燒燬，官兵已獲重賞，民心賴此而安。今聞其復建大營，以與官軍相拒云。佛山亦撥官兵往剿，但該處水淺，巨船難進，其會匪每沿堤枕炮，伏擊官兵，故戰船亦不敢深進。近聞官兵深入內地，被其伏擊致敗云。

十月初六日，英國暗輪火船辣拉，由上海寧波抵港。公使包大人及隨從人等，亦由是船而同。故於本號，能將外國使臣前赴直隸海之消息，及上海寧波近日事宜，略述其梗概，以廣讀者之見聞。前閏七月二十四日，公使包大人乘駕火輪

船辣拉，由港啟行。數日後，花旗使臣麥大人亦乘駕火輪船包夏旦啟行，直抵上海。適是處有公務，延至八月十九日始離是埠。次日，全帮由武松起程。同帮者有花旗火輪船包夏旦，可載二千七百噸重，尾曳花旗暗輪火船津開各，可載六百噸重。又曳花旗二枝桅船篇尼摩故巴，可載一百噸重。又有英國暗輪火船辣拉，可載一千噸重，尾曳羅查艇，名舟山者，可載七十噸重。大小共五船。其時英國水師提督業駕火輪船三隻，往赴日本。又值秋季，舟人皆謂定必風逆，且狂，不可坐駕貨船。是以英國公使止有火船一座，而花旗則有兩座也。不料天氣竟是和平，殊無暴烈。故於揚帆第四日，五船已抵天津河，遂撥最小二船，兩國使臣之代辦經歷官乘駕入河，過河口沙淺，直赴天津。路聞該處大員道臺鎮臺已在海口壩頭迎候矣。兩國使臣北土之意，未經明示，聞說係因

五港貿易既增，中土又值多事，理宜待遠人之章程，稍爲更改，而近地督撫，殊弗體念，又弗允聽所請，故欲親覲皇上，陳奏料其必垂允聽，且其聖明之聰，或能察知本國人民，苟與外邦往來，廣行貿易，必獲巨益也。上言二位大員，在大口迎候，不久則有巡防大臣文自隣邑至，數日後，有欽差名總倫者至，素在保定府爲巡防，茲奉命，特與外國使臣會敘，故當其至，卽約於壩頭傍岸相晤，遂於是處張設帷幕，以作公館，使臣乃於九月十三日，駕小艇八號登岸，隨行員弁、水手、水兵，共約二百名，包夏旦火船樂工，亦在其內。至岸，兵弁分列兩傍，使臣携手就幕，漢官之在場者，有總倫、文、錢、雙四位大員，談論既久，幕內初進點心，與使臣及在場者，幕外衆多職員，及其從人，則以火猪、火羊、餅食、餉饋外國兵弁，百姓雲集，愕觀，蓋多未嘗見外國人，然有差役彈壓，不得擁近，水手

中有一黑人，最爲駭目，衆謂其色原白，固自塗畫以欺人耳，是以傍立之人，有搓磨其面，欲使復白者，雖然，衆皆禮貌相待。大員中有雙大人，最爲莊重美觀，兼之好樂，當樂工奏作時，不勝爲之擊節，屢與會晤者，莫不喜悅之，彼亦似有愛國之誠心，欲其獲益，且較衆華民，尤知外邦人，以其本處技藝土宜，易學別處技藝，土宜之確利，故欲已國之人，亦沾此利也。公務畢，兩大船與羅查艇、舟山，卽於九月二十日，先離該處而返上海，至二十五日抵埠，其別暗輪火船及二枝桅船，留後以測探天津河附近之處，俾知其深淺，較前尤詳，於是得知河口沙淺，闊可三里有奇，深則春潮極大時，亦不過八九尺之間，故獨小舟或平底淺水船，如中土艚船者，方得易過，然彼貿易甚盛，而輕任火船，由彼至天津往來，亦易易耳，蓋沙淺內，水深約有四丈，河口之處，地土荒蕪，惟鹽盛產，觀

其兩岸廣積鹽堆可知而隣近之地則產葡萄雪梨平果等物其味最美此時天氣亦好惟冬季河水冰凝船來南地必於十月之前出口不然則恐爲冰所阻迨冬盡方能出矣遼東等處俱有產煤火船入口可無乏煤之患彼處土人不懼南京黨徒謂其前在天津左近業經大敗殺戮甚衆今在該省及山東地面概無餘黨云云官中常言不日舉國定將太平之語斯誠大幸仁人君子孰不引領而望之哉惟恐專事嚴戮不知寬恕則人懷疑貳雖官兵日勝而亦久延歲月耳蓋一落官兵之手定必身首異處誰不竭力死戰乎苟其解兵卸甲則原其往日無知錯從叛逆恩許以自新之路不咎前非則其中定多同意樂作太平者矣從人旣散魁首何能獨立勢亦必將歸於良善耳鴉片洋貨正頭白糖皆藉南方艚船運入天津價頗昂上海黨人尙據城池惟糧草漸少官

軍建牆於城北以絕往來於外國人住劄之處如是四圍困守欲其不能取濟於外勢將降服或奪門而出則官軍業聚各門苟能奮勇不難盡戮黨徒之意城中頭目第二名陳亞林近來不見露面或謂苟非隱姓埋名必是潛往南京取救於太平王矣寧波左右甚爲海盜所擾貿易艚船恆僱外國洋船押送往來於海傍各埠之間洋船因此獲利不少舊日海盜亞北余已忘其原日姓名惟沿海居民諒皆識之手下有船數隻巡遊河面船內盡是粵東之人向由吳道臺支給錢糧近已罷用然必尙與官府連結名欲捕盜其實與盜同事凡在近處河面劫掠者彼亦多分贓物此輩皆爲善義之仇兇惡强悍慘害同人大犯上帝愛人如己之誠良可痛矣上海海洋貨生意甚盛洋船約五十號停泊海面中國經紀客商乘轎往來於番人住劄之處紛紜不絕體貌豐肥衣冠華

美日厭膏梁之味而城中之人多有菜色也。本土貿易多因兵戈擾亂遷往寧波鎮海兩城是以貿易艚船雲泊彼所前所壞之佛郎西兵船業經修葺再泊河面不日可便出海矣。

